陌生人

說起來，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當時，我被派到美國去接收一架電腦，三十年前，這是一件大事，我們要受訓三星期之久。

公司替我們找到了一家特別的旅館，這家旅館在華盛頓波多馬克河的河畔，有極大的園子，房子是所謂殖民地時代白色古色古香的建築物，最令我難忘的是旅館的傢俱，全部儘量維持殖民地時代的典雅型式，連我的房間裡，還放了一個大的瓷壺，是可以拿來洗手的那一種。

每天晚上七點，旅館搖鈴表示吃飯的時候到了，所有的旅客一齊下樓去吃晚飯，老闆是一位女士，一定會和我們大家一齊吃飯，雖然是洋飯，可是頗有美國南方人的口味，大家一面吃飯，一面聊天，氣氛極好。我雖然很怕吃洋飯，居然每晚吃得津津有味。

客人們大多數都是年青人，我到現在還記得一位來自紐約的律師，常告訴我們他在紐約遇到危險事件，另一對年輕夫婦是一家跨國公司的會計師，兩人都是高薪，在蜜月旅行。有一位來自日本的電子工程師，也每天和我們吃飯，他沒有開口過，大概英文太差了，我猜他有聽沒有懂。

我去了不久後，就注意到旅館裡有一位長住的老太太，這位老太太一個人住一間房，每天下午會到園子裡去散步，總有一位男的侍者悄悄地跟著她，這位老太太對人和善，可是對我們的談話，是無法插嘴的，只能對大家微笑，每次吃完了，她都會謝謝大家，先行離去，因為她是老太太，大家照例都會站起來送她，以示禮貌，老闆娘一定會陪她走回房間。

我們幾位同事對這位老太太很感興趣，我們知道長期住旅館是相當昂貴的，可是這位老太太卻又不像是有錢人，她一點架子都沒有，而且對大家還特別客氣，每次侍者給她加菜，她一定左謝右謝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大概十一點半左右，我們被滿旅館的嘈雜人聲弄醒了，原來老太太不見了，她房間門大開，旅館年青男旅客都被抓起來找她，因為園子極大，又在河邊，很多人摸黑在園子裡找她。

小陳和我都認為老太太一定夢遊到外面去了，看到十幾位年青人在園子裡找，我們決定開車出去找，我們沿著右邊轉彎到大路上去，就這麼巧，果然看到糊塗老太太在路上走，已經有一輛汽車停了下來，我們趕到，老太太居然認識我們，也肯跟我們回去。

我們像英雄似地回到了旅館，大家都來恭喜我和小陳，老闆娘看到老太太平安歸來，如釋重負，弄了一杯熱的巧克力，強迫老太太喝。老太太仍然笑咪咪地不斷地謝謝大家，她看到了老闆娘，對她說：「真要謝謝妳，妳跟本不認識我，還對我這樣好，讓我住在這裡，從來不向我要房租，要不是妳，我真不知道要到那裡去住。」老闆娘聽了這番話，幾乎昏倒了過去，後來索性走到隔壁房間去放聲大哭。

我和小陳對老闆娘的這種反應，深感不解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吃早餐的時候，老闆娘來找我們，一方面謝謝我們，一方面解釋這位老太太究竟是誰。原來老太太其實是老闆娘的母親，只是她得了老年癡呆症，忘了這位女兒，以為老闆娘是陌生人，因此對老闆娘心存感激，她老是笑咪咪地，也是因為她認為她真有福氣，晚年有陌生人供給她吃住，使她無憂無慮地生活，雖然老太太自己很高興，她的女兒心裡總是很難過，眼看著自己母親，卻不能叫一聲母親，難怪她聽了老太太的那番話以後，會難過的幾乎昏了過去。

我們不久就離開美國，三年以後，我到華盛頓出差，有一天下午無事，特地開了車子，拜訪我住過的那家旅館。

旅館一切如常，生意顯然非常好，老闆娘一眼就認出了我，邀我留下來喝咖啡，她告訴我，她母親過世了，在過世之前，她母親一直快快活活的，因為她以為大家都是陌生人，陌生人對她那麼好，當然心情一直很好，她無疾而終，在睡夢中過去的。

我問老闆娘有沒有很遺憾，自己的媽媽始終不認識她，她說剛開始確實如此，後來想開了，就因為她媽媽得了老年癡呆症，一直以為她是由陌生人奉養，她母親才會如此地快樂。自從她母親去世以後，老闆娘開始她新的生涯，她決定以她的餘生專門奉獻給陌生人，做一個好的義工，因為她知道這樣做，會使很多人非常快樂。

老板娘帶我去一家老人院，她臨走時，帶了一大盒她們旅館廚房當天烤出來的蛋糕和餅乾，老人們看到她來，都很歡迎，正好是下午茶時間，咖啡和茶由院方供給，糕餅全部由她供給，因為是現烤的，香氣噗鼻，老闆娘命令我和她一齊服侍這些老人們，看到老人們對我們的感激，我感到十分地快樂，我也深深地瞭解了為什麼老闆娘喜歡替陌生人服務。

老闆娘事後告訴我，要去服侍老人的人多得不得了，她每週可以去一次，是因為她帶糕餅去，我在那裡被一位老先生逮到了，他和我大談電腦，他退休以前是一家飛機公司的電腦工程師，他進了老人院，從未有人和他談電腦，我被他抓個正著，整整談了一個小時，還是院方管理員來解救我。雖然我累的半死，可是想到這位老人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找人聊想聊的事，也覺得不虛此行。

自從這次以後，我也開始做義工了，做義工永遠是替這些陌生人服務，絕大多數的時候，我們連對方的名字也弄不清楚，對方更弄不清楚我們是誰。可是我知道，我們雙方都快樂，被陌生人服務會由感激而快樂，替陌生人服務當然不會帶給我們任何物質上的好處，可是只要看到對方如此快樂的表情，自己焉有不快樂之理。